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韓愈傳記

韓愈論析

資料之三

精 二 册 美 金 三 十 二 元

發行人

： 朱

傳

馨

兼主編

出版者：天

一

出

版

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撥：一

〇

一

二

四

七

信箱：七

二

一

二

九

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參、學者的評述

文公五十多年的生活史，有多方面的接觸，有多彩多姿的活動，對當時和後世都有相當的影響。因而別人對他的行誼有不少的評述。茲抄錄數則如左。

◎舊唐書本傳：「愈性宏通，榮悴不易。」

◎新唐書本傳：「愈性明銳，不詭隨；與人交，終始不少變。」

◎皇甫湜：「先生洞朗軒關（豪爽坦白也），不施戟級（不端架子也）。族姻友舊不自立者，必待我然後衣食、嫁娶、喪葬。平居雖寢食，未嘗去書；怠以爲枕；殮（同餐）以飴口（吃也）。講評孜孜，以磨（訓誨也）諸生。恐不完美，游以謔笑嘯歌，使皆醉義忘歸。嗚呼，可謂樂易（和易也）君子鉅人（偉人也）矣。」（墓誌銘）

◎張籍：「氣厚性通，議論多大體。與人交，始終不易。」（行狀）

② 劉夢得：「手持文柄，高視寰海；權衡低昂，瞻我所在。」（評韓昌黎集）

③ 皇甫湜：「朝有大獄大疑，文武會同，莫先發言。先生援經引決，考合傳記，侃侃正色，伏其所詞。」「內外憚弱悉撫之，一親以仁，使男有官，女有從，不啻於己生。交於人，已而我負，終不計。死則庇其家，均食剖資，雖微弱，待之如賢戚，人詬笑之。……未嘗宿貨餘財。每曰：『吾前日解衣質食，今存有已多矣。』」（神道碑）

④ 程子：「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。如原道之言，雖不能無病，然自孟子以來，能知此者，獨愈而已。」「退之晚年之文，所見甚高，不可易而讀也。」

⑤ 王安石：「紛紛易盡百年身，舉世何人識道真？力去陳言誇末俗，可憐無補費精神。」

⑥ 辛文房：「公英偉間生，才名冠世。繼道德之統，明列聖之心。獨濟狂瀾，詞彩燦爛。齊梁綺麗，毫髮都捐。有冠冕珮玉之氣，宮商金石之音。爲一代文宗，使頽綱復振，豈易言也哉？因無詞足以贊述云。」（唐才子傳）

⑦ 曾國藩：「余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爲第一。」（家書）

⑤ 茅坤：「昌黎之文，得諸古文六藝，及孟軻、揚雄者爲多。」

⑥ 林紓：「詎知昌黎信道篤，讀書多，析理精，行之以海涵地負之才，施之以英華穠郁之色，運之以神樞鬼藏之秘。……用字爲人人意中所有，用意乃爲人人筆下所無，昌黎則長短皆宜。」（韓柳文研究法）

⑦ 沈德潛：「昌黎出入孟子，陶鎔司馬子長，六朝後故爲文字中興；維時雖深雅健，力與之角者，柳州也。」（唐宋八家文讀本凡例）

⑧ 姚鼐：「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於退之。盡襲古人之形貌，雖有摹擬，不可得而尋其跡也。」

⑨ 何孟春：「孟子死，吾道不傳。漢晉以來，老佛盛。退之其時，有能言其害過於楊墨，如孟氏言楊墨之害，率禽獸而食人者乎？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？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？退之嘗謂人云：自度若世無孔子，不當在弟子列。天不欲使茲人有知，則吾命不可知；如使茲人有知，非我其誰？退之蓋自待以孟子矣。」（餘冬序錄）

⑩ 趙翼：「況公日星河嶽氣，立朝大節炳千古。絕脈能開道學先，餘事亦號文

章祖。抗疏幾碎佛氏骨，從祀不慚先聖廡。」

⑤錢基博氏綜合諸家的話，對於韓文公有一總合的評述。茲摘錄如下：「愈爲人豐肥寡髯。氣厚性通。（對於友生），汲引之如恐不及，爲舉科第。（文公欣賞程昔範之文），程昔範赴舉，公白於主司曰：『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！』當時不第，人以爲屈。庾尚書承宣知貢舉，昔範卒以登第，爲大官，有名。天下之士以此多皈依愈，有投書請益者，時人謂之韓門弟子；館之者十六七。常以爲：『自魏晉以還，爲文者多拘偶對，而經語之指歸，遷、雄之氣格，不復振起矣。』故愈所爲文，務反近體，抒意立言，自成一派。繼道德之統，明列聖之心，獨濟狂瀾，詞彩燦爛；齊梁綺豔，毫髮都捐。有冠冕珮玉之氣，宮商金石之音。茹古涵今，無有端涯；及其酣放，豪曲快字，凌紙怪發，鯨鯨春麗，驚耀天下。然而栗密竊眇，章妥句適，精能之至，入神出天；後學之士，取爲師法，稱韓文。至若歌詩百篇，而驅駕氣勢，若掀雷走電，撐決於天地之垠，詞鋒學浪，莫之京也。然唯愈爲之，沛然若有餘；至其徒李翱、李漢、皇甫湜從而效之，遽不及遠甚。從愈遊者，若孟郊、張籍，亦皆有名於時；二人名位未振，愈不避寒暑，稱薦於公卿間；而籍終成科

第，榮於祿仕；後雖通貴，每退公之隙，則相與談謔論文賦詩如平昔焉。」

「獨愈生陵遲之末，皇皇仁義，有志於持世範，欲以人文化成，而道未果也。當其所得，粹然一出於正，刊落陳言，橫驚別驅，汪洋大肆，自詡因文見道，遂以六經之文，為諸儒倡，障隄未流，反剋以樸，刻偽以真，雖蒙訕笑，殆而復奮。論其見道，豈曰探原？而言文章，百世之雄矣。其素所蓄積也。」

「唐文承漢魏六朝之弊，鋪文摛采，拘於偶對；其文內竭而外侈，拘文以牽義。而韓愈易之以闕中肆外，跌宕昭彰，於當時實為文體之大解放；而古文之稱，則以其厭當日駢儷之時文，而欲返之於六經、兩漢，從而名焉耳。」

「韓愈之文，李翱得其筆，皇甫湜得其辭，皆於氣上欠工夫；歐陽修得其韻，蘇氏父子得其氣，又於辭上欠工夫；韓愈所以為不可及。」（以上四段引見「韓愈志」）

韓文公年譜

肆、韓文公研究

馬起華編著

一、韓文公對於道統的貢獻

在未討論韓文公能否傳承道統之前，須先說明道統的含義。

道統是儒家的說法。道統一詞，起於宋代，宋代以前，有此觀念而無此名詞。

朱熹說：「嘗謂聖賢道統之傳，散在方冊；聖經之旨不明，而道統之傳始晦。」（宋史朱熹傳）此所謂道統，大體上是指傳道的統緒，或道德的傳統。

道究竟有沒有統？清代的袁子才採取否定的看法。他說：「夫道無統也，若大路然，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；漢唐君臣履乎其中，而時軼乎其外者也。其餘偶一至焉者也。」「道固自在，而未嘗絕也。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，以爲今日在上，明日在下，交付若有形，收藏若有物。道至公而忽私之；道至廣而忽狹之，

陋矣。三代之時，道統在上，而未必不在下；三代以下，道統在下，而未必不在上。合乎道則人人可得之；離乎道則人人可失之。」（答雷翠庭祭酒書）

袁氏只承認有道，不承認有統，這種看法是有商榷餘地的。因為既然有道，則道便可傳承。道也因傳承而形成傳統，乃至發揚光大。至於誰傳給誰，如何傳法，是另一問題。

就照袁氏的話來研討，道也不能沒有傳承。他說「道若大路然，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」，但並不是各走各的，而是前人帶路引頭，後人踩着前人的足跡前進；並不是自己走完了就算，還要把道的聖火交給後之來者。他又說「道固自在，而未嘗絕也」，此語也不正確。因為道是指一種良好的行為規範，前人和後人一致遵行，久之自然成爲傳統而不絕；可是如果子孫不肖，捨棄了此種良好的行為規範，而走上了邪路歧途，道就斷絕了。這也是袁氏所說的：「合乎道則人人可得之！離乎道則人人可失之。」其次，有道就應有統，統應蘊涵在道裏面。有道而無統，則道只是孤立的存在，道行只是獨特的個案而已。傳承道統也是大公無私，光明磊落的行爲，並不是可以「忽私之」或「忽狹之」的。

可知袁氏否定道「統」是說不過去的。因而儒家主張道統，並非沒有理由。

關於我國道統的傳承，有不盡相同的說法。首先是一論語堯篇所說的：「堯曰：『咨！爾舜，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！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』舜亦以命禹曰：『予小子履（履爲商湯的名字）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（擇也）在帝心！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』周有大賚（賜也），善人是富。（以下武王的話）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；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（以下是孔子說武王的話）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民（民事所重的）：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焉。敏則有功，公則說（同悅）。」

就是說，堯舜禹湯武王在政道和治道方面，有共同一貫之原則。但孔子有其學而無其位，因而並未以道自任，明言要傳二帝三王之道。

孟子盡心篇卻把道統之傳延伸到孔子，並說明如何傳法：「由堯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；若禹、皋陶則見而知之，若湯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；若伊尹、萊朱（湯的賢臣）則見而知之，若文王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

百有餘歲；若太公望、散宜生則見而知之，若孔子則聞而知之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，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，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！然而無有乎爾！則亦無有乎爾！」

孟子這一段話，並沒明說，孔子而後，由誰來傳承道統；亦看不出他有捨我其誰傳之意。但朱熹卻以爲孟子以道統之傳自任。「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」。可是朱熹特別推尊孔子，而以爲顏回、曾參和子思傳承了孔子的衣鉢。他說：「自是（指堯舜禹相傳道統一事）以來，聖聖相承，若成湯文武之爲君，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；若吾夫子（指孔子），則雖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繼往聖，開來學，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然當是時，見而知之者，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；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。夫子之孫子思，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於是推堯舜以來相傳之意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，更互演繹，作爲此書（指中庸），以詔（告也）後之學者。」（中庸章句序）

司馬遷頗有繼承孔子述作的宏願。他說：「先人（指遷父司馬談）有言，自周公卒，五百歲而有孔子；孔子卒後，至於今五百歲，有能紹明世，正易傳，繼春秋

，本詩書禮樂之際，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讓焉。」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揚雄、孫盛對於太史公把史記比擬春秋，不以為然。以為淳氣育才，豈有常數？五百之期，何異一息？是以上皇相次，或以萬齡為間。而唐堯舜禹，比肩並列。降及周室，聖賢盈朝。孔子之歿，千載莫嗣。安在於千年、五百年乎？具述作者，蓋記注之志士耳，豈聖人之論哉？」（司馬貞史記索隱）

李珣（明儒）對於孟子以後自命傳道統的人，作了概括性的批評。他說：「按道統傳自伏羲，止於孟子，遂無傳焉。荀卿、毛萇、董仲舒、揚雄、諸葛亮、王通、韓愈之徒，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。而有揚皆偏駁；毛萇無顯功；王通見小而欲速；皆少可觀。惟仲舒有正誼明道之論，諸葛亮有儒者氣象，韓愈排斥佛老，視諸子為優。但仲舒流於災異之說，亮近於申韓之論，愈疎於踐履之學。此所以不能接孟氏之統也。」（聖學輯要手抄本，卷十三）

可見對於道統由誰來傳承，意見是很有出入的。認為韓文公不能傳道統，則有下面兩種意見：

○李珣認為文公「疎於踐履之學」。

◎歸有光認爲「道統之傳，自孟子之後，得宋儒而愈白。」（孟子敍）根本不提文公，就是文公不足以傳道統。這是撻拾宋儒的觀念。宋儒是推崇程頤來繼承孟子的。最有代表性的意見，是程頤的弟弟程頤的話：「先生（指程頤）生平千四百年之後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，以興起斯文爲己任，辨異端，闢邪說，使聖人之道，煥然復明於世。蓋自孟子之後，一人而已。」但是李元綱所作「聖門事業圖」，則以程頤、程頤承孟子。朱熹的弟子黃榦則認爲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，以至周子（敦頤）、二程、朱子，爲道統的一脈相傳。

關於◎，文公的確「疎（稀少也）於踐履之學」。因爲他對於政治理論，缺少特殊的見解；他雖然作了三十七年的官，但作每一種官的任期都很短，未能實現其抱負，展露其才華，和產生輝煌的成就與貢獻。可是孟子在事功方面，又有什麼成就與貢獻？還不是照樣傳道統？所以李珣對於文公的批評，不足以服人。

關於◎，以宋儒傳孟子，是宋明部份學者的看法，並非詢謀僉同的意見，亦非天下之公言。而置韓文公於不顧，亦缺少充分的理由和論證。

主張韓文公能傳道統的人很多，茲僅引皮日休和石守道二人的說法如左。

皮日休說：「夫孟子、荀卿，翼傳孔道，以至於文中子。文中子之末，降及貞觀、開元，其傳者醜，其繼者淺。或引刑名以爲文，或緣縱橫以爲理，或作詞賦以爲雅。文中之道，曠百世祀而得室授者，惟昌黎韓文公焉。文公之文，錫楊墨於不毛之地，蹂躪老於無人之境，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。」（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）

石守道說：「道始於伏羲氏，而成終於孔子；道已成終矣，不生聖人可也。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，不生聖人，若孟軻氏、揚雄氏、王通氏、韓愈氏，祖述孔子而師尊之，其智足以爲賢。孔子後，道屢廢，塞關於孟子，而大明於吏部（韓愈曾爲吏部侍郎）。道已大明矣，不生賢人可也。故自吏部以來三百有餘年矣，不生賢人。」「孔子爲聖人之至」，「吏部爲賢人之至。不知更幾千萬億年，復有孔子；不知更幾千百數年，復有吏部。孔子之易、春秋，自聖人以來未有也；吏部之原道、原人、原毀、行難、禹問、佛骨表、諍臣論，自諸子以來未有也。」（徂徠集）

皮氏扯到文中子（王通），似乎不相干，因爲韓文公之學，很難說是出於文中子。石氏一味稱頌韓文公之賢，而且吹捧過甚，恐怕名實難副。黃東發也是十分推

崇文公的，他說：「……獨一昌黎公，奮自千載無傳之後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，尊孟子又續孔氏，而表荀子以次孟子，卓哉正大之見，孔孟以來一人而已。」（黃氏曰抄）

上面所引正反兩方面的意見，正的方面不足以立，反的方面不足以破。因為這些意見，都多少有其出主入奴的成見，因而不能算是允洽至當的正論。

韓文公對於儒家道統的貢獻，在於文詞，而不在于行事。在文詞方面；有破有立，破立兼施。破的方面是排斥佛老，立的方面是闡釋大道；前者是消極的，後者是積極的。

就破的方面來說：唐代統治階層對於各種教派，一向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。從初唐到中唐，君主大都敬老崇佛；到了憲宗時，迷佛成爲官方與民間的風尚。韓文公看出當時佛老對於政治、社會所產生不良的副作用，以及對於儒學的嚴重威脅，於是不顧自身的安危和宦途的得失，扛起排斥佛老的大旗。

文公排斥佛老的原因，當然是衛道，但所持理由，並不限於衛道。例如從經濟供求上和政治倫理上來攻擊佛老。前者是指出由於佛老而造成生之者寡、食之者衆

：「古之爲民者四，今之爲民者六；古之教者處其一，今之教者處其三（即儒佛老）；農之家一，而食粟之家六；工之家一，而用器之家六；賈之家一，而賈焉之家六。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？」（原道）。後者是，由於佛老不講究倫常，因而影響於政治秩序：「今其法曰：必棄而君臣，去而父子，禁而相生養之道，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。」「今也欲治其心，而外天下國家，滅其天常，子焉而不父其父，臣焉而不君其君，民焉而不事其事。……今也舉夷狄之法，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，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。」（同上）

文公於是提出一種在今天看起來有些可笑的具體辦法：「人其人（還俗也），火其書（焚書），廬其居（將寺觀改爲民房）。」（同上）

在立的方面：文公一方面明確界定道的意義，一方面明白指出道統傳承的次序。

文公在原道篇中開宗明義提出道的定義：「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，由是而之焉之謂道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」所謂道德就是仁義。而道的體現是：「其文詩書易春秋，其法禮樂刑政，其民士農工賈，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

婦，其服麻絲，其居宮室，其食粟米果蔬魚肉。其爲道易明，而其爲教易行也。」行道的效果是：「以之爲己，則順而祥；以之爲人，則愛而公；以之爲心，則和而平；以之爲天下國家，則無所處而不當。是故生則得其情，死則盡其常；郊（祭天也）焉而天神假（音格，至也），廟（祭祖先）焉而人鬼饗。」

文公在「送浮屠文暢師序」中亦有大體相同的說法：「民之初生，固若禽獸夷狄，然聖人者立，然後知宮居而粒食，親親而尊尊，生者養而死者藏。是故道莫大乎仁義，教莫正乎禮樂刑政，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，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。」

關於道統傳承的次序是：「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焉不得其傳焉。」（原道）這並沒有說明孟子之後，由誰來傳承，亦沒說出由文公自己來傳承。

但在其他作品中，則文公便當仁不讓地來承接孟子了。例如「答張籍書」云：「己之道，乃夫子、孟軻、揚雄之道也。」「送王秀才序」說：「自孔子歿，羣弟子莫不有書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，故吾少而樂觀焉。」「故欲求觀聖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。」「與孟尚書書」說：「孟子雖賢聖，不得位，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？」

然賴其言，而今學者尙知尊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。」「然向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（侏離是蠻夷的語聲）矣。故愈嘗推尊孟氏，以爲功不在禹下者，爲此也。」又曰：「釋老之害過於楊墨，韓愈之賢不及孟子。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。嗚呼，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見其身之危，莫之救以死也。雖然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，雖滅死萬萬無恨。」

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」，便可彌補「原道」中說的「軻之死不得其傳焉」了。這便是畫龍點睛。

韓文公對於道統的最大貢獻是，明白界定道是仁義之道或孔孟之道；道統即是道德的統緒和儒學的傳統。爲了繼承道統於不絕，他便發揮了一種以道自任的精神，表現出捨我其誰的氣概。而其對於道的闡揚，便是得力於他那縱橫馳驟、凌厲無前的文筆。他一貫地主張文以載道和文以明道，因而以道爲文章的主題，不爲文學而文學。下面幾段話，可以看出他的見解：「答李秀才書」說：「然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」「答陳生書」說：「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文辭。」「送陳秀序」說：「讀書以爲學，積言以爲文，非所以誇多而鬥靡也。蓋學